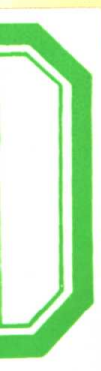


不绝的琴声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不绝的琴声

本社编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不绝的琴声

本社编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25印张 67千字

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500册

统一书号R10105·83 定价0.33元

目 录

米米的奇遇·····	王应夫 (1)
大军来了·····	马 勇 (21)
马春和他的“神仙枪”·····	涂白玉 (35)
长了翅膀的山葡萄·····	周百义 (53)
不绝的琴声·····	祝 凯 (65)
木鱼声声·····	陈 创 (89)
风雪紫云岭·····	沈 凡 (100)
红莲山的孩子·····	曹金铸 (119)

米米的奇遇

王应夫

我的小名叫米米，是不太好听，可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呢？这有个来历。

从小我最爱睡懒觉。太阳升得老高了，我还躺在床上，妈妈一巴掌把我拍起来，我抓抓耳朵挠挠腮，揉揉屁股又坐下来。看看外面，那阳光，刺得我的眼睛睁不开。我眯缝着眼，一坐又是老半天。等大人们吃饭了，我爬起来摸到碗就剋。脸没有洗，眼睛当然还眯缝着。时间长了，大人们将口音一谐，就叫我“米米”。

有人说，我的眼睛难看，小小的，还眯缝着。可我的眼睛非常好使！有一次妈妈喊我：“米米，你看那对面山头上坐着的是只狗呀，还是只狼？”我抬头一看：“噢——！那不是咱家的‘老灰’嘛，还伸着舌头纳凉呢！”

妈妈说：“我只能看个模糊影儿，你还能看到舌头。”

“我的眼睛尖呗。”

就是嘛，啥事都不能光看外表，要不，你就会出错。我就有过这样的教训。

那是一九三四年的事。我们大别山苏区，闹革命正火红，蒋光头的几次“围剿”都让我们的红军粉碎了。我爸爸是东山赤卫队队长。你看那每次打了胜仗的样儿，可真带劲。我也要当赤卫队队员，爸爸说：“看你那迷瞪样子，鼻涕光过河，还去打仗哩！”我猛一下把鼻涕吸到鼻孔里，表示抗议。可它马上又流了出来。爱开玩笑的宋大叔，用手替我挤下来，往旁边猛地一甩说：“嗯！打他个白狗子。”把大家都逗笑了。他们越笑，我越生气，鼻涕咋能打白狗子呢？这不是捉弄人吗？我把小眼狠狠地一眨，——这是我生气的表示。

以后，我又要求了好几次，还是不让参加。把我气得呀，咳，没法说。

一天早上，天还没有亮。我迷迷糊糊睡在床上，觉得堂屋有人在说话。我翘头一听，原来是赤卫队员们正在秘密商量一件大事。有一个人跑到我的床边来，大概是看我睡着了没有。我把眼闭得很紧，装成

熟睡的样子，好偷听他们说些什么。

只听我爸爸说：“昨晚上级派人送来了紧急通知，中央要派一位首长到我们豫鄂皖苏区来。首长今天夜里从柳林火车站下车，由西山赤卫队和我们东山赤卫队相配合，护送到新集去。我们与西山赤卫队在快活岭一带接头。快活岭以西的路程由他们护送，快活岭以东的路程由我们护送。据内线报告，敌人也得到了这一情报，这就增加了我们完成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。另外，我们还准备了第二种接送方案……”他们把我的心说跳了，往下的话再也听不清了。不料，后来就在这上出了岔子。

我用力平静一下自己的心跳，小拳头在被窝里攥得直出汗。最后又听宋大叔（他也是负责人之一）说：“快活岭是咱们经常活动的地方，西山赤卫队的同志们人地生疏，行动也受到一定的局限；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地去和他们接上头，绝对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。”听了这些话，我睡在床上暗暗高兴，心想：哼，不让我听，我也听到了；不让我去，我偷着去。到时候，先接到首长的还不知是你们，是“我们”哩。我虽然只有一个人，也得说“我们”，要不怎么能和他们比试呢？

等他们吃完饭刚迈出门坎，我就爬起来，摸到饭

碗就剋。妈有点奇怪：“哟，米米怎么今天起得这样早？”我说：“要到快活岭去砍柴！”我不敢说实话，怕妈妈知道了不让去。我拿起砍刀，扛个小冲担（这是我爸爸专为我做的，不到三尺长）就走了。

快活岭是我经常去放牛砍柴的老地方，可熟啦。几个凹，几个垭，几处大石头，几处有山洞，哪条路往哪拐，我都清清楚楚。可别小看这个快活岭，地方真不小。要是路熟，走过几个凹，翻过几个岭，不过七、八十来里，就过去啦；要是路不熟，钻进刺丛里，一天你也别想出来！到头来还得把你的衣服挂个稀巴烂。那可叫你认得：快活岭，并不快活。

我哼着小曲儿，一路小跑，来到快活岭的山脚下。这是个秋天，绿树已开始落叶，枫叶已开始泛红。板栗结得很厚，大把大把的栗泡，生着刺猬皮一样的壳刺。用砍刀钩下来，刺破栗壳，便是闪光发亮的板栗。山边坡地的红薯垅，撑裂了肚皮，有的红薯从裂缝里露出来又被太阳晒得发青。这一切我都来不及看，也顾不得想，抬着两条小腿，一步一步地往山上攀登。我走过一道岭，穿过一条冲，越过一座大石岭，就到了山顶上。我站在一块老高老高的大石头上，见东方的太阳已爬了一树多高，山西坡还是黑糊糊的。红枫透出紫色，松顶泛着淡黄，草尖上的露珠儿闪

着银光，杂树丛有点乌油油的。这座我熟悉的山林，今天却显得分外神秘。西山赤卫队在哪里呢？也可能就在我的脚下。我要是一眼看见了他们该多好啊！那位首长见了我，一定要竖起大拇指夸奖：“好样的，比大人还能！”我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。我看着看着，小眼睛眯缝得更小了，我要把眼光变成一条线，穿过那杂纷纷的枝叶，寻找我那“心里想”。

一阵风吹过来，那枫叶哗哗地响。我心里一惊，忙跑过去一看，啥也没有。扑棱棱，一只野鸡飞跑了，吓得我心直跳！

我觉得肚子饿了，身体也乏了。跑到树下，打几个山果子，吃了顿野餐。吃完，我头枕冲担，躺在一块大石板上，眼一眯缝，睡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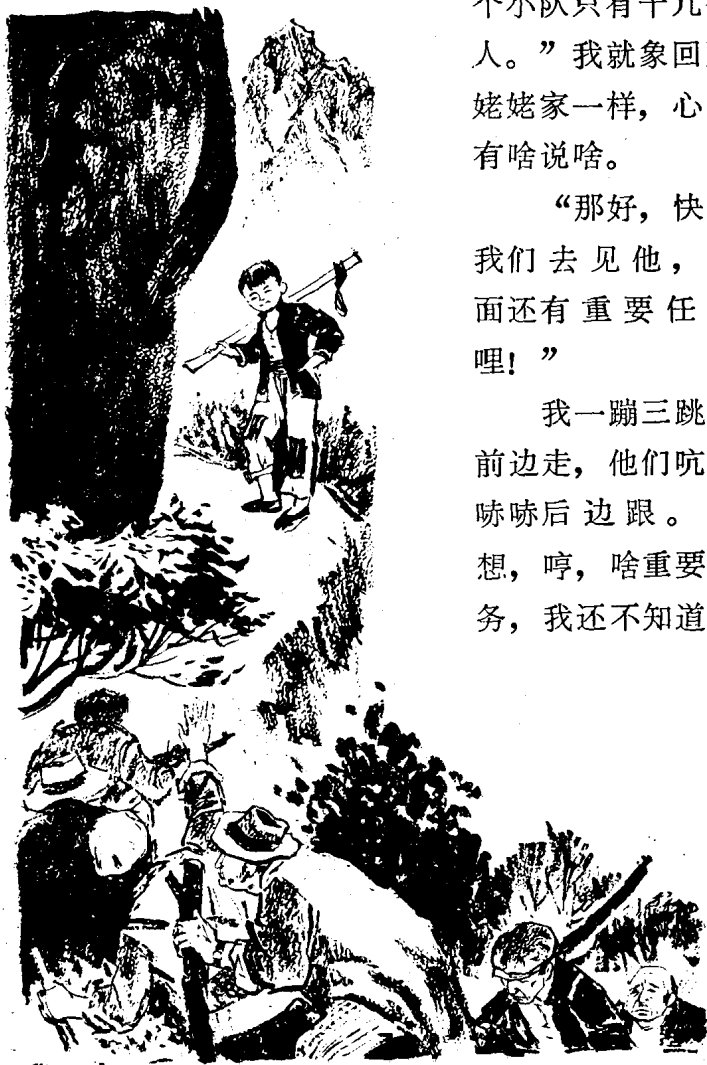
大概是我早上没睡成懒觉的缘故，这一觉睡得很香。等我醒过来，睁开小眼一看，呀，太阳都当顶了。坏了，这回要误大事！我爬起来就往西跑，顺着小路到大路，上哪儿去呢？我也弄不清楚。下面是条小溪，哗哗的流水好象讥笑我无能。我举起一块大石头扔下去，水星溅到我嘴里。我咂咂舌头，溪水好甜啊！我跳下去，捧起就喝，刚喝了两口，突然听见对面有人说话。我蹦上来，藏到一个杂草丛里，瞄呀，瞄呀，咦——来了！有好几十个人哩。都是便衣，有

长枪，有短枪，还有戴礼帽的，戴猴帽的，有穿湖南青大褂的，还有穿草鞋的。跟我爸爸他们那个赤卫队差不多。我真想扑上去喊声“叔叔”，又一想不行，那里有大首长，他要是看见了，那成个什么样子？还象个赤卫队吗？我理了理衣服，把冲担扛正了，砍刀插到腰里，往路边一站，等着他们过来。隔着棵小树，等他们发现我，已经面对面了。我说：“西山赤卫队的同志们，你们辛苦了。”我觉得自己象个大人在说话。他们立即拔出手枪对着我。我笑了笑说：“没关系，我是东山赤卫队的米米，专门来迎接你们的！”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。一个瘦高个子，把那绷紧了的脸，猛然一变，把手枪往腰里一插，笑嘻嘻地走过来说：“什么，你是东山赤卫队的？”我点了点头。他又问：“你是专门来迎接我们的？”

我说：“对呀。不是要护送大首长吗？我爸爸他们早准备好了。”

那瘦子说：“真的吗？那太好啦。这真是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！”他又转过脸看了看身后的那个胖子，那胖子也点了点头。我想，他会不会就是那位大首长呢？那瘦子蹲下来，摸着我的头说：“你们有多少人，在什么地方？”

我说：“人可多了，在山那边。不过，我爸爸这



个小队只有十几个人。”我就象回到姥姥家一样，心里有啥说啥。

“那好，快领我们去见他，下面还有重要任务哩！”

我一蹦三跳地前边走，他们吭吭哧哧后边跟。我想，哼，啥重要任务，我还不知道？

不就是护送那位首长吗？我不多说话，不做小动作，我要象大人一样，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赤卫队员。我觉得自己正在完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
上陡一点的山路，他们都走得很吃力。我想，还是赤卫队咧，走山路还不如我！看他们那熊样子，我真想笑。但是，我顾不得多想这些了，因为肚子里憋的有话。我问那瘦子：“你们送的就是那位首长吧？”

那瘦子支吾地说：“嗯……是、是的。——噢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听我爸爸说的噢，还是我偷听来的呢。”

“是的吗？偷听大人的话可不对。”

“谁叫他不让我参加赤卫队？”

“对，对……就是嘛！”他不清不楚地说了这么一句。

对，对个屁！我们赤卫队说话都是很干脆的。我讨厌他那种支支吾吾的样子。我生气地向后看，才翻过两架小山包包，几十个人拉的有半里路远。只听那胖子在后边喊：“坐下歇歇再走！”他们都坐到路旁了，我丝毫也没感到累，觉得越走越来劲。我爬到一块大石板上，秋风呼呼吹来，刮得衣襟飘荡。多好的风呀！我们大别山的泉水是甜的，风也是甜的。初到我们家乡的大首长，心中一定在赞美这迷人的景色。

我往下看了看，哟，那些人横七竖八：歪的歪，躺的躺。这些西山赤卫队，个个都是熊包，看那个鸟劲！那胖子也躺下了，哼，还是大首长哩。他并没有去欣赏这美好的风光。我用小眼眯斜了他一下。

嘣，嘣，嘣！板栗树上有响声，我抬头一看，有两个人正在用枪托打那栗团。另两个人用石头狠狠地砸那掉在地上的栗泡。那亮闪闪的板栗，有的砸破了，有的飞到草丛里找不到了。把好好的栗子都糟蹋了，真可惜。记得前年，我拾了地主两个板栗，被狠狠地打了一顿，到今天还留有伤疤。这些人为什么不知板栗来得不易呢？那瘦子见我瞅着板栗发愣，就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去，拣两个尝尝！”我摇了摇头。那瘦子又笑嘻嘻地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米米！”我回答。

“米……米，就是有米有面吃的意思，好，好！”

“不对，”我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说：“这，噢！”

“哦，啊，好，好！”这个笨蛋没有理解我的意思。在我想象中西山赤卫队的英雄样儿，早没了。我开始对眼前的这帮人失去了好感。去他的，我干啥要跟他说这些事呢？我吹着口哨，从大石板跳下来，那瘦子又凑过来了：“小家伙，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爸爸是东山赤卫队队长，你们西山赤卫队还

不知他的名字呀？”我反问。

“哦，知道，当然知道！”

“你说叫啥？”

“嗯，这个得保密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对我保密？”

“不，不谈这个。你能不能说说，你爸爸那个赤卫队，都有哪些人，家住哪里？”

“那我也得保密。”我把头一偏说。

瘦子气鼓鼓地走到胖子身边。他俩叽咕了好大一会儿。他们说些什么呢？好奇心催着我往那边去。我还没有走到，他俩就站起身来，跟打板栗的人合伙了。别人打下的栗子，胖子拾起来就吃，两片厚嘴唇翕动着，碎屑从嘴角冒出来，样子难看极了。这哪里象中央首长？那瘦子打板栗时一跳一跳的，一绺长发从帽檐下滑了出来，不断在额前摆动。一个疑团在我心中翻腾：这是什么人呢？留着长头发，男不男，女不女的。我正在纳闷，又见那胖子伸出胳膊露出一个明晃晃的铁箍，这不是爸爸说过的手表吗？我仔细一看，那瘦子也有，还有好几个人都有。赤卫队都是穷人组织起来的，哪里会有手表呢？手表，只有白狗子才有呀！我心里猛一怔：坏了，他们哪里是赤卫队，分明是一群坏蛋，是白狗子！天啊，这回我可戳了个大窟

窿！我一抬头又见山边旱地里，有几个人正在扒红薯，拔花生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。这更说明他们不是赤卫队。我把秘密都说给敌人了。这可怎么办？我想冲出去，抄近路，把消息告诉我爸爸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那个瘦子已经来到我的跟前，我要是一跑，他伸枪就可以把我打死。只听那胖子喊了一声：“集合前进！”几十个人三长五短地站过来了。瘦子跑到胖子跟前叽咕了一阵，胖子点了点了头。瘦子走过来，对我说：“小孩，走呀，快去找你爸爸。”这回我才看清，他的瘦长脸，象驴面；额头上的皱纹就象猪屁股上的嘟噜皮，难看死了。还带着他们走吗？那样就要坏事；不走吧，又不行。我想改口说，我刚才说的都是闹着玩的，狡猾的敌人能相信吗？我真不该把话说得那样实。唉，我咋这样缺心眼呢？

我急中生智，把眼一眨巴，点子出来了：兔子拴在马腿上——拖！在树林里、刺丛中拖死他个龟孙！

我带着他们又出发了，心里咋想咋难受。我这对眯缝眼，遇着看得见的东西好使，遇着看不见的东西就不行了。如今，天大的事情，都系在我身上。我感到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身上，透不过气，但我还得拖住这些龟孙拼命地奔跑。

来到一个岔路口，我犹豫了。往右拐翻几道岭，

过几个垭，可以拐到敌人来的那个地方。但那样有危险，西山赤卫队要是护送首长过来，那是必经之路，万一碰上了怎么办？往左是东南方向，直通水口，那儿离我爸经常活动的地方只隔一架小山。这样对那十几个人的赤卫队，会造成很大的威胁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往左，把敌人引到一个好打的地方，再给我爸爸他们送个暗号。我想，爸爸他们靠着有利的地势是可以干掉这群蠢猪的。

狡猾的敌人，见我犹豫了一下，马上把我叫住了：“这里的路，你都很熟吗？”

“熟。我在这儿长大的，还能不熟！”

“你说说这是往哪？”胖子指了指右边的路说。

“上个坡，拐个弯，顺山走，到云间；翻过石岭往下窜，出溜就到百里川！”我用手比划着说。

“百里川？”瘦子问。

“对，一到百里川就看见火车啦，呼哐，呼哐——咣！”

“那不是又回去了？”胖子问。

“对！”我肯定的回答。

胖子一招手，走过来一个蜡黄脸的家伙。胖子问：“他说的怎么样？”只见蜡黄脸眨了眨牛蛋眼说：“大概……差不多。”

“你不是来过吗？”瘦子跑过来追问蜡黄脸。

“山路不好记，不过他说的，也有个大谱。”蜡黄脸解释说。

“那么往左去呢？”胖子又问我。

“上山坡，穿密林，低头摸过老母瓶……”

“老母瓶？”瘦子问。

“就是观世音当年在这儿喝水的瓶，——是个山洞。”

“还要钻那个山洞？”那个蜡黄脸的家伙，有点怕了。

我说：“是呀，非钻不可！”

胖子又问：“他说的对吗？”

蜡黄脸马上回答：“那边的路我没有去过，不过这些地名都听说过。”

“过了山洞是什么地方？”那瘦子往我眼前跨了一步，好象要考考我。

“……梵贤寺的油盐盆，龙潭水口翻白云！”

“水口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大人们说：水口吐云老母接，天上下雨等不到黑——是东山赤卫队经常活动的地方。”

那胖子见我说得针对鼻子眼对线，就看了看瘦子，瘦子点点头。胖子一扬手说：“那走吧！”